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經稗卷二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書經

尚書古文可疑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倪寛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考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

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於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於西州以授徐巡衛宏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於安國而孔頴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頴達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為安國所傳亦觕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

採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内皆為章句内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此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

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秘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於舜典禋於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

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山為山宗河海為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

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然考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於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於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

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
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
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引
晋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
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
篇之書篤信之宜於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
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
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

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

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謚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來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

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為裘於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畧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

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令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偽託

孔傳者不知也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止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畧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遯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於今者

惟岣嶁禹碑竒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彞鐘黼鬲敦卣盤匜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斯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頼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於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别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

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恱漢紀顔師古注漢書
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
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
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來至
太初而卒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是安國之卒
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没
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
於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没

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曝書亭集

古文尚書雜見

遯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公十

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此皆
大禹謨之文杜預注云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
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
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
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
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
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佚失也非

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
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無此文不
知此文元在杜預之先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
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
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稽
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

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勲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野客叢書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

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敖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敖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敖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於人俾我一日而楊賜

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曰辯章百姓鄭玄注辯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野客叢書

尚書脫誤

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歷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䰟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

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即繼以庶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燦然不紊容齋續筆

逸書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嘂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

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律歴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紀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野客叢書

呼君為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滕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

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閟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為爾大明曰上帝臨汝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汝指厲王也至或稱為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於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容齋隨筆

三代忿子孫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東坡云堯舜慮天下也深大禹慮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輔予爾後嗣啟迪後人周書則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啟佑我後人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文王孫子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知天下乃天

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遷子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殤恭冲悲夫貴耳集

放勲

放勲堯名史本紀曰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勲立是為帝堯與舜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並同故趙岐註孟子曰放勲堯名楚詞就重華而陳詞王逸註云重華舜名帝繫曰瞽瞍生重華是為帝舜

是以大戴禮五帝徳篇帝堯髙辛氏之子也曰放勲帝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禹髙陽氏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是堯舜禹皆當時通稱之號而放勲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歷考諸書而無不然者獨孔安國傳作倣功解謂規倣上世之功而其説不明於是蔡注又改放作至解毋論推至其功説仍未明即此史文開卷遽加以賛詞二字非號非謚一如後人題綽楔者恐無此理故孟子善讀書直作名解以帝乃殂落改作放勲

乃殂落此非帝名乎使契為司徒放勲曰勞之來之此非帝命之誰命之乎尚書廣聽錄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

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内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毋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

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王九族之屬籍以别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别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

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諓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興隆為從叔祖在紹興為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日知録

百姓

尚書言百姓者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

刑注者或以為百官或以為民孔傳多言百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百姓凜凜專指為民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注云百官下文在今爾安百姓為上經有兆民賴之之語總言百姓兆民然上注既作百官此非謂百姓為兆民蓋兼官與民而言蔡傳首攺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不用百官之說直以為民然下經別言黎民於變時雍故蔡傳以百姓為畿内之民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下經亦別言民湯誥萬

方百姓孔傳作百官蔡傳作民盤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孔傳百官蔡傳則以畿内民庶百官族姓兼言之泰誓則孔蔡皆作民君奭則商實百姓蔡氏以則商實為句百姓王人為句卻以百姓為官著姓王人為王臣之微者蔡傳於尚書百姓獨於此專指為百官呂刑州有十二師只當是每州一人即十二牧不然則如周禮九兩中師以賢得民注諸侯有師氏也蔡傳以為每州立十二師亦未必然兩言百姓蔡傳皆作民然呂刑篇末

經文明言官伯族姓矣要知尚書有言百姓多是百官古者德位尊顯始有姓未可盡改言民也（熊氏經說）

中星

日中謂春分也陽氣自此而中也宵中謂秋分也隂氣自此而中也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景漸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隂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至此而始極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互文也星

鳥其形也星火其次也星虚星昴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玄武冬為白虎可知於夏言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玄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氐房可知亦互文也經之言約而該簡而盡者也按史記天官書有四宫星蓋南宫朱鳥為鶉火之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鳥故曰朱鳥春分則見於南方東宫蒼龍為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夏至則見於南方北宫玄

武為玄枵之次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故曰玄武秋分則見於南方西宫咸池為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冬至則見於南方也何以獨指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方以為準也何以獨指四仲言聖人不能朝夕察候乎星度故取四時之中以驗之也然則堯典中星與呂不韋月令異者何也或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一月故也或曰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嬴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冬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年凡差二十六度蓋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堯峯文鈔

星鳥星火

孔穎達曰虛昴以宿言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履按一象凡七宿一次凡二三宿豈有秋冬的指二星而春夏泛指一象一次之理蓋鳥柳宿也

爾雅云鳥喙謂之柳史記云柳為鳥注張守節曰柳八星為朱鳥是鳥為柳明矣火星宿也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心是火為心明矣古今釋疑

滔天

書驩兜舉共工在四岳舉鯀治水之前而共工下有重出下文滔天二字或曰狀其過惡漫於天也然不容一辭而彼此兩義今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國語周太子晉亦曰昔共工虞於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

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則謂堯先使共工治水弗效因滅共工而後用鯀豈書文脫誤耶世遂謂共工水官然堯命人治水不應徒以官使之其後舜又命垂共工無水事也曲禮六工水無與焉金罍子

四岳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

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左傳許太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説迂齋云申吕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困學紀聞

五典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困學紀聞

四凶

尚書竄四凶或問云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觸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兠以何罪而同罰或解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兠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驩兠有所薦非才之罪故與之同罰耳癸辛雜識

難任人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堲讒說孔子答

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困學紀聞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内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焦氏筆乘

納言

舜受龍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

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

條為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教冑子

有謂教冑子宜用兼官猶今之用詞林兼宮坊也故習禮宜命秩宗而伯夷止命典禮敦倫宜命司徒而契止教百姓以不能兼也他如益稷垂龍俱不能兼惟夔能兼此任故命典樂又使教冑子此其說非也樂以中和涵養其德性必至成於樂而止古之學者秋冬習羽籥又時習琴瑟咏歌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

弟是實教之以樂故舜特命典樂者教胄子後世絕不以樂為教何古今各殊乎書經辨訛

十二州

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兾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則兾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

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兾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遥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葢幽并營三州皆分兾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渭嘗與閻百詩論及此事百詩曰寧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

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兾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予時同客太原而質之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遊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兾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兾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

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同然則青之分而為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遼東等郡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附順天鄉試者畧同蓋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今按恒山虖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并載於禹貢安

得謂其地非異域自此以北禹貢所未及故醫無閭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而畧之也經紀揚州止於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貢而謂浙江以南非揚域耶幽為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為嵎夷其地在漢樂浪玄莵郡界而青州首書嵎夷既畧則朝鮮句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況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堯遭洪水天下分絶謂冀之東北前阻而後通前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不可謂三州之地

從古所未有至舜而始開耳且禹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非其固有冀北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之為安矣禹貢錐指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

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此荒誕之說固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黄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内且曰以今觀之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黄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黄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黄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厥後昌意降居帝摯遜位至

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絶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為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迹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闢而今猶未已也騶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日知録

文命

蘇軾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於四海者何事耶予謂善解經者不在解而在通敷四海誠難解然在諸經有可通者禹貢曰禹敷土此即敷四海也商頌曰禹敷下土方此即禹敷土也敷土敷土方不必别有事矣大抵禹職治水事在四海故曰敷於四海此如周頌般詩成王巡狩天下而曰敷天之下詞例並然非有他也不然禹不掌教有何文命作貢聲教征苗干羽不得謂神禹以文治也尚書廣聽録

邁種

臯陶邁種德邁勉也亦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言臯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後人作文誤以邁種為超越種類能改其父之惡輒云古有邁種之姿蓋懲之嗣以臯陶對舜禹用在犁牛節及父不得而子等題不知臯陶字庭堅係高陽氏才子在八愷之列世濟其美豈有父之惡耶書經辨訛

念哉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困學紀聞

滿招損謙受益

滿招損謙受益禹益豈以退舍左次為謙哉蓋自武功之競未有不驕且滿者雖以大舜之聖其臣猶且不敢窮武以抑驕滿之心此禹益言外意也故欲釋三苗以為外懼而重舜之修德桓公會葵而驕晉襄歸殽而淫

霸業所以墜也武帝克匈奴而悔太宗擒頡利而懼漢唐之祚所以康也江左平而羊車肆朱梁滅而伶官盛二君之禍皆不旋踵是故豈獨祖宗之功不可恃身之功亦不可恃也恃身之功而始于治卒于亂唐之開元天寶是也_{榕村全集}

七旬有苗格

舜耕歷山之時祗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

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告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荆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困學紀聞

稽古皐陶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

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子夏亦云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困學紀聞

吉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困學紀聞

戛擊搏拊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必

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夢溪筆談

戛擊聯語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為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

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捫蝨新話

鳥獸蹌蹌

鳥獸蹌蹌馬融以為筍虡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稗傳以鳳皇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困學紀聞

鳳儀獸舞

風之吹萬物不同天籟也禽鳥嘲哳亦天地自然之聲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以我之自然之音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相應者也癸辛雜識

叢脞屢省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蠧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

非也

禹貢書名

顧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渭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所稱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

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叙入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勲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勲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勲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闔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曰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

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朴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

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為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概矣禹貢雜指

禹敷土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為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内而百僚外而羣牧並有其人禹自言曁益曁稷則三人同行

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孫四岳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四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臯陶亦禹之佐也吕刑曰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為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八

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葢益主焚刋稷主播種伯夷主秩祀臯陶主象刑偕禹循行天下而四岳倡率九牧牧各擇其州内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以令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禹貢錐指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兾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

後乎葢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兾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彛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逺矣容齋隨筆

兾州

顧氏日知録云古之天子常居兾州後人因以兾州為中國之號楚詞九歌覽兾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

黑龍以濟兾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兾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兾州渭按九歌云覽兾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兾州又云正中兾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為兾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兾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兾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兾州亦得以兾州言之則號王畿為兾州義亦微別禹貢錐指

桑土既蠶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也雷夏灘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繼言之秦湛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

獨言於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為最予遊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為蠶師也濮州舊志云兖之桑濮為上入其境隂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葢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户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

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釆其桑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巢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為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歛亦因以加重遂有杼軸其空之嘆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禹貢錐指

三江

邵二泉禹貢岷山導江之簡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於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南江彭蠡所入為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為

江也不見其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張克修云寳亦云潛丘劄記

雲土夢作乂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

走涉雎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於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為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長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

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為允也

夢溪筆談

厥貢羽毛齒革

犀革為甲牛尾為旌旄此用之必不可已者也詩小雅曰象弭魚服禮記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楚辭離騷曰雜瑤象以為車則象齒中器服之飾後世又有用為牀者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注云象齒為牀是也至其所謂羽者傳但云鳥羽而疏以孔雀翡翠當之按

左傳楚子翠被豹舃鄭子臧好聚鷸冠九歌曰孔蓋兮
翠旍注云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旍也招
䰟曰砥室翠翹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又曰翡
帷翠帳飾高堂些李斯諫逐客書曰建翠鳳之旗此皆
衰世之事不見於經古風淳樸不知有此等否竊謂翟
羽文明可用為儀說文翟伊洛以南曰翬江淮而南曰
揺徐鉉曰古名翟為翟鄭康成周禮注云伊雒而南素
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

曰揺故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六服有褕狄闕狄葢羽畎夏翟不足以供其用而南方之翬揺亦必取給焉又有鷩雉爾雅所謂鷩山雞者周書謂之采雞一名鵕鸃出南粤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周有鷩冕漢有鵕鸃皆以其羽為飾王會解鸞揚之翟注云揚州之鸞貢翟鳥經所言恐只是此類聖人不貢難得之貨未必用孔翠之屬也禹貢錐指

太行山

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決無越恒山而仍為太行之理元和志云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首始於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陘在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述征記郭緣生所撰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為天下之脊蓋亦據彼文言

之渭按爾雅山中絶曰陘軹關陘在今濟源縣太行陘在今河内縣十六國春秋云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即此二陘也白陘在今衛輝府之輝縣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蓋即所謂白陘也滏口陘在今彰德府磁州之武安縣後魏永安中高歡就食山東自晉陽出滏口大昌初歡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蓋并鄴往來斯為孔道矣歷覩傳記所載齊桓公懸車束馬踰

太行莊公入孟門登太行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蔡澤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絶而韓之野王降鄙食其曰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為太行者皆在漢河内上黨二郡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滏口以南四陘實太行山也

又東北跨遼州入直隸真定府界為井陘亦謂之土門在今獲鹿縣廣武君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古未有指是為太行者然此在恒山之南即以為太行亦無不可若飛狐陘南直恒山之北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之飛狐口是也又東為蒲陰陘在今直隸順天府易州境又東為軍都陘在今昌平州境此三陘者皆為恒山所隔不得為太行太行雖大亦千里而止耳後世沿述征之説遂謂太行連亘訖於幽州有數千里之遠

而其實不然伊川考亭皆云太行千里此據經立言不為近志所惑者也且恒山之北禹功所未及禹道山本為治水旣抵恒山便當循恒衛二水之間東行並逆河以至碣石無緣更址歷飛狐而蒲陰而軍都也此三陘指為恒山且不可况太行乎說禹貢者當以程朱為証禹貢錐指

三百里納秸服

傳曰秸稾也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

秸亦藁也雙言之耳去穗送藁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顔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内移用故其稅薄於粟米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

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為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為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渭按緫者禾之全體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此三者之別禹貢錐指

四百里粟

穀者粟米之通稱粟米對舉則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歸粟於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於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有穀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即是米也禹貢錐指

揚州貢道

近世言海運者皆以禹貢為口實且謂事始於秦今按
主父偃上書言秦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瑯邪負
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在秦九原郡界與東海無涉惟
唐人實用海運開元二十七年以李適為幽州節度河
北海運使杜甫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遼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
持粟布汎海淩蓬萊此元人海運之鼻祖也元法用平
底海船運糧自江出海北抵直沽行一萬三千餘里初

更兩月後乃僅月餘省費不貲然風濤叵測人舟漂溺無歲無之而議者謂雖有此患視河漕之役所得實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明人亦嘗用之尋被漂溺遂罷蓋都幽燕者脫有意外之梗不得已而出於斯以紓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夫揚州之貢道則自江口以至淮口汎海不過六七百里並岸而行本不甚險豈可與元人同日而語議者乃藉口禹貢欲復海運委民命於不測之淵以偷取一時之便仁人君子為之寒心嗟乎勑

碣之間膏壤千里水田可興農政可修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端在於此謀國者慎無輕言海運哉禹貢錐指

奮武衛

雅者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是即禹貢揆文奮武之事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而魯興三郊三遂之衆以征之此東方之武衛也冡須之鼓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韓奕之卒章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

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此北方之武衛也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南方之武衛也其西方則周自當之蓋鎬京西迫昆夷北鄰玁狁故天子命將出師往戍其境歌采薇以遣之出車勞還杕杜勤歸歲以為常謹之至矣及其衰也王政不修舊坊寖壞厲王時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命秦仲誅之為西戎所殺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命將薄伐及太原而止卒有驪山之禍周室東遷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中國微陸渾揚拒泉臯諸戎且偪處伊洛之間矣其東則徐之駒王西討濟於河隱桓之世會於潛盟於唐魯與戎通好矣淮夷病杞杞遷於緣陵申之會淮夷且列於諸侯矣其北則狄伐周伐鄭伐邢滅衛而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矣其南則申甫為楚所侵周人遠戍之卒滅於楚資其賦以禦北方而觀兵直至於

周疆矣原其始皆諸侯鄰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致也以是知禹貢為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經斯世者所宜亟講也禹貢錐指

四海會同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渭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

為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古訓直以海為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同句中何用贅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惟黑水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水耶西海北海不見於詩書禮記祭義始云西海北海注家不詳其地左傳孟子所謂北海不離乎東海離騷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史記曰于窴之西水皆西流注西

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涯盖乃北海云漢書蘓武郭吉使匈奴皆幽於北海之上又條支國西海後漢書云班超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濵於北海其鑿鑿言之如此然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其海而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北海終

不得見故朱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據王制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甸服計之其距南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相去之懸絶耶四海之義定當從爾雅然傳記所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

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審爾則禹貢之文但言海足矣何以又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遠在數萬里之外與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灘沮會同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只是望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同舉遠以該近言夷狄戎則華夏可知傳四海之内内字有病而疏曲為之說云天子之於夷

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内即是九州之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禹貢錐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經稗卷四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書經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

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啟獨與子故伐啟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容齋續筆

關石和鈞

禹垂典則以示子孫而獨言鈞石謂其舉小以遺大者非也凡民間日用貿易與上下征納出入必以權量為準若權量不畫一則輕重大小相欺天下最不平之事

也故舜巡狩必同律度量衡武王初政首以謹權量為務孰謂關石和鈞非法度之要哉書經辨訛

征羲和

仲康征羲和謂僅誅其曠職非也千古篡國之賊自羿始先操廢立之權漸成篡國之勢如莽如操如懿莫不皆然羿先廢太康立仲康彼其心自謂廢君立君操之自我欲移夏祚無難矣孰意仲康一立尚持天子威命自秉征伐之柄而所征者又羿之黨羿固褫其魄矣故

終仲康之世羿不敢肆征羲和誅其不臣而黨惡也然正辭伐罪不可明指黨羿只舉昏迷天象一事亦可以無赦矣書經辨訛

伊訓

書伊訓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文義甚嚴無簡冊斷缺之迹孟子獨曰成湯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為太甲果然則伊尹自湯以來輔相四代何在湯在太甲弛張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絶不書一事也考於歷若湯之

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則美而不合矣司馬遷皇甫謐劉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獨孔安國承其家法不變蓋詩書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聞見後録

侮聖言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礉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行之

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困學紀聞

墨

墨鄭玄周禮注云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然周書呂刑苗氏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鄭謂黥面甚於墨頟是黥異於墨也刻其顙而涅之曰墨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臣下不匡猶用此刑也其輕明矣黥重於墨然宋人以此配軍謂之刺配本朝不用五刑惟盜刺

字猶有黥之遺意第用兩手腕易除滅又隱處非别慝癉惡之義不若以竊盜二字就刺其面使人易表識難滅且以宋人刺軍之法今用之刺盜何浧用之有金壘子

顧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於民碞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困學紀聞

遜

有言遜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

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丘據之茍同困學紀聞

辨言利口

伊尹以辨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

無以利口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困學紀聞

傅說

傅說未嘗有罪也商書稱說築傅巖之野註云築居也猶言卜築何嘗以築為築垣乎孟子因書一築字遂云舉於版築之間凡貧士家居亦嘗束版自築墻垣何必定為他人築乎即為他人築必非刑徒受役也乃因版築二字妄言傅說胥靡是被刑而受版築之役賈誼司

馬遷俱言之後人信為實然噫言傳說者首自商書試觀一篇字何嘗有受罪之名乃不信商書并不信孟子而必信胥靡之說以帝賚之良弼殷宗之賢相居百世以上無端受後人有罪之名枉甚矣世多誣善之人大率類此世之誣人而莫肯表白大率類此書經辨訛

夢賚良弼

論者多以高宗向嘗遯於荒野素知傳說之賢及即位欲舉以為相託之夢帝賚予良弼使舉朝咸服此神道

設教也故引莊子之説謂文王欲舉臧丈人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託之夢以語大夫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若此説者莊子之寓言也太公何嘗有臧丈人之稱文王何嘗託之夢以舉丈人耶而豈可援荒唐之説以為高宗夢傅説之証耶田單用一男子為軍師此則神道設教寧高宗文王而亦假夢以愚人乎或曰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蓋夢固不足憑也然至誠格神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高宗

恭默思道其純一至誠上與天通故夢寐之間上帝亦如晤對而授之良弼其精神默相感應豈有偽哉書經辨訛

夢賚

甲謂傅說得之夢中不可信即史記謂以立語相之亦非考言明試之法況君奭篇商賢臣不及說是說無可揚也此書偽也李塨曰此國語早有之國語在周時未出孔壁之前即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之為公此真古帝

王通幽微冥之事故曰神明曰賢聖小儒庸劣何足以知之若謂考言明試必拘資格則孟子亦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豈當時版築閒曾明試耶至妄謂傅說不見君爽以為無可揚則孟子論存心於周推周公論見知於周又推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古人曷嘗拘拘乎狂夫罪大惡極詬聖言不已并詬聖人甲謂賢臣不及說而不知說乃聖人史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而地理志即以傅巖名聖人窟甲有眼不識聖人

宜其舉聖言而侮之也古文尚書寃詞

商書言學問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困學紀聞

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

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困學紀聞

武王克商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

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簒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揺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叛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

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曰天之棄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日知録

崇德報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髙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困學紀聞

十有三祀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髙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熈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困學紀聞

洪範九疇

洪範九疇是書名即天所錫者周書王訪於箕子一篇是也第此是夏書而陳其書者係商臣箕子遂有稱商書者總之天帝授書本屬怪事而神禹則實有之觀其受書後作兩大事皆用九類疇者類也一是治水舜初分天下為一十二州而禹忽改為九州遠於帝舜前自稱曰予決九川乃當水初治時謂水之為患莫如江河因疏江曰九江鑿河曰九河及其既治則制田賦為九等而田曰九土貢曰九貢賦曰九賦然且曰九州攸同

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無非九數是禹治洪水原取九類以為法此一事也一是作樂五帝紀曰四海戴舜之功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蓋舜屬命禹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而禹以九類之義合六府三事為九功定九功為九叙以九叙作詠為九歌遂以九歌而布之金石為九招且以九招而九變之謂之九成則是簫韶九成雖虞舜之樂而禹實為之是以夏本紀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而楚辭天問且曰

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則禹傳子啓亦且傳九招之樂而功歌之是禹作九韶亦取九類以為法此又一事也然則禹之受九疇審矣故五行三德不見於諸經九功九歌不見於諸傳而禹實創言之惟禹謨洪範二書然後有五行九歌之文故禹自陳謨亦即用九疇為言如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即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即農用八政乂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此春秋郤缺每引其文以為夏書非無謂也

尚書廣聽錄

洪範大訓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傅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丈博極羣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老學庵筆記

洪範學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困學紀聞

庶徵

數十年來驗得洪範上說庶徵一些不差雨暘寒燠風都起於地地便不同此處雨不妨別處晴此處燠不妨別處寒若是日月則天下皆同焉可以為應在某人某

事乎就是分野亦不確難道二十八宿只管中國九州外國便在二十八宿之外不成惟起於地者各各不同就是這處生了聖賢帝王這地方便有一道善氣與他處無與也洪範妙在到後來說日月星辰亦歸到雨暘寒燠風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日月在天萬方所同說到寒燠便有不同之理如日在南陸天下皆寒此處却被地上一種昏濁之氣隔了便不寒行北陸天下皆煖此處却被地

上一種暴戾之氣隔了便不暖月離於箕則應風或此處無風彼處有風月離於畢則應雨或此處無雨彼處有雨人在地上其氣自相感聖人說話遠一步不可見的便不說如漢書中太乙之初渾渾茫茫諸語他何從而見太乙之初乎榕村語錄

卜筮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為瀆龜

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决以

然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歷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隂陽百忌歷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歷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容齋續筆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困學紀聞

弱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
漢文帝弱如元帝困學紀聞

我之弗辟

辟字訓釋有二義遂為古今諸儒不决之訟今案朱子
手書與仲默一段議從避居東都之說手書的非傳說
蔡傳訓觧皆用手書中語從鄭氏說至詩傳釋鴟鴞詩
又不從鄭說則朱子於此尚未决况在諸儒今以書文
考之言居東二年又似有避居之事下言罪人斯得又

似致辟而得其眞慝又蔡仲之命本序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於管叔囚蔡叔降霍叔則分明流言之後即有致辟之事蔡傳言流言後周公避居東為詩貽王成王既悟迎周公歸三叔懼挾武庚以叛周公始請命成王東征往還又自三年此乃蔡傳臆說以文避居之旨考之經文殊不然也又以詩考之狼跋言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似有避居之事觀鴟鴞之詩其志切其懷哀多是已誅管蔡後作史記記載既不

可考詩書之文只如此未免諸儒議論不決然以一時事理推之恐致辟之說為長避居之說恐不然也何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商德之在人心舊矣一旦殷民苦紂之虐懐周之仁故殷亡而周興然革命之後殷民洶洶未已向微周公繼之未易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工雖未踐天子之位而實攝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國家重事周公不即遏絶禍萌而乃避嫌疑退居散地萬一三叔

乘殷民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恐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恐一時事理亦有不然者為避居之説者議曰三叔方流言周公豈宜遽興兵以誅之成王方疑周公若請命成王未必見從若不請而自行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此等議論在君臣兄弟之大倫而言則甚正大若以一時事理而推則有不待辨者何也成王幼天下安危之寄皆繫於周公周公亦以身任之而不疑上自成王下及公卿百執事惟周公

之言是訓是行凡國家所繫輕重緩急有當行者則必請命於成王而成王必見從豈有違拂之理况流言之禍所繫尤重周公尤不當有所避嫌而次且也若伊尹之於太甲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則伊尹亦攝行天子之事也再三訓太甲而未變則曰予弗狎於弗順營桐宮而置太甲非放而何或者亦議曰桐宮既營而太甲不肯行則伊尹當若何此亦與議周公致辟管叔請命成王未必見從之意同殊未合一時事理也葢太甲成

王之時天下之大權皆屬伊周使伊周之心欲行莽操之行則豈太甲成王之所能制惟其所行之事以迹而論似若擅天子之權以心而推正所以忠愛太甲成王之至此乃聖人之所為避嫌有不足論者不如此何以為伊周且謂之為任也且如放太甲誅管蔡伊周今日盡其在已之誠而行之及至事寧之後還政復辟之時伊周不害其為師傅之尊而君臣大節凛然無一毫玷缺亦何嫌之足避何疑之可釋哉又如武王克商牧野之師

一朝而清明周公舉六師之衆埽除區區之武庚何至二年乃罪人斯得蓋發難之原事由三叔周公舉兵東征亦惟鎮靖東土以安反仄為急至於武庚新造之邦豈有拒敵之理又況事連三叔乃人倫之變實周室之不幸固不容逼之以兵直以文告之辭訊問情實名為伐叛實則鞫囚緩而不逼務在得實然後加刑當時事體自合如此是以動涉年月然後隨其罪之輕重以致罰殺武庚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不僭不濫罪及四人

而已所謂二年亦舉大約而言見東征在是年而罪人斯得則明年是也若是則東征之時謂之居東自是實語及罪已定而周公痛心於管蔡之刑而慚德之懷戚戚然終未能恝然遽釋於衷於是作詩以貽王以述其悲痛之情王亦未敢誚公誚讓也人有不足於其人之所為輒以語侵之謂之讓詳味此一語可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為人小心慎密勤勞王家成王敬事周公惟其言是訓是行曷敢有違但管蔡之誅周公之身正涉

嫌疑之地成王之資困而知之者也未免有芥蔕之疑然至貽詩之時終不敢形於辭色而誚公也以此推之可見東征必請命於王王必見從無疑也及至感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始大感悟昌言責巳而昔日纎芥之嫌固有不足論者書文始末若此語脉自可推尋愚故曰辟字作致辟說於一時事理為長者此也雖然辟字雖主致辟之說而朱子與仲默手書一段議論實光明正大之論乃天地常經君臣大義所以存天下之

大防杜萬世之口實自當為一編不可廢也五經蠡測

嘗觀蜀先主臨終謂諸葛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興復漢室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公宜自取孔明泣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如濟陛下之德也如不濟請以死繼之先主呼子禪拜牀下命之曰我死爾事丞相如事我也先主既没國事一聽孔明總裁後主晝可而已然而君臣體統朝廷法制不敢有毫髮僭踰漢業之興得尺得寸皆歸之君孔明何私焉竊意太甲成

王時伊尹周公行事亦是如此劉禪闇弱不足言孔明之言實無愧於伊尹周公葢善學伊尹周公而肖焉者也又若劉備不過一時之雄耳臨終尚能戒其子令事丞相如事我况武王聖人為後世慮至深遠豈無一言戒成王使之服周公之訓乎葢必有之而記傳不能載耳故論周公東征請命成王未必見從之說與當時事理不合也書之為經大要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大要論二帝三王之心此雖一字之義繫周公

之心故不得不詳辨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則流言之禍起自管叔蔡霍亦由煽惑而從耳周公致辟管叔於商與蔡霍不同想東征時皆拱手待問未嘗有阻兵拒敵之理五經蠡測

頑民

或曰遷殷頑民於洛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

叔而已下此而因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叛逆之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叛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

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讐者也（日知錄）

商民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困學紀聞）

君子去留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困學紀聞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

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

元子

微子之命則斷是偽書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顧命用敬保元子釗元子者太子也微子紂庶兄而曰殷王元子非偽而何史微子世家云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首子元子也古元首通稱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孟子

勇士不忘喪其元首即元也是以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孔傳直云微子是帝乙元子故稱王子則元子只是首子長子之稱與稱王子並同蓋微子本紂母兄與他長庶稍别按吕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也及改為妻後始生紂故紂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鄭康成所云微子啟為紂同母兄是也是紂與微子原無適庶祗有長幼故當時原以元子

稱之此非後人可偽作者不觀左傳乎哀九年宋公伐鄭晉欲救鄭而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元子而有吉我安得吉則微子本稱元子况三代稱名並無一定曲禮備載天子王后之所稱自君天下曰天子以下並無元子之稱即召誥稱元子亦但作大子解曰大為天所子無非意擬之詞况尚書難明即金縢康誥皆今文也金縢稱武王為元孫正義謂武王於太王當稱曾孫今曰元孫是

長孫之稱然而武不居長檀弓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並非長孫而康誥稱康叔為孟侯夫康叔叔也叔則何以為孟故孔氏謂孟侯者諸侯之長如方伯之謂然而康叔年幼未能長衆且據春秋衛靈公與晉爭長又未嘗有五侯九伯衛實征之之語至無可解說鄭氏遂造為曲釋謂古者太子十八為孟侯周公因以此呼成王則以臣呼君為孟侯大無禮矣是以金滕有丕子之責於天孔傳作大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之責大誥寧

王遺我大寶龜漢儒謂是文王宋儒皆謂是武王凡經文名稱有何一定而獨於古文疑之（古文尚書寃詞）

康誥

蔡氏註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為錯簡當在洛誥之首而以篇中朕其弟小子封及乃寡兄勖俱武王語氣故斷為武王之誥康叔且謂篇次康誥酒誥梓材宜在金縢之前此皆蔡註之誂也武王克商封武庚於紂都管蔡監之則朝歌沬土安得封康叔耶惟成王

誅武庚始分其半封微子於宋其半封康叔於衛則康叔為成王所封無疑也孔子能删書豈不能定其前後而康誥酒誥梓材後於微子之命而不列金縢之前且先列大誥而後列宋衛之封明其既東征後分殷地以封宋衛其為成王之書無疑也武王諸弟康叔冄季最幼故武王不及封而成王封之史記周本紀衛世家皆云周公奉成王命作誥故有謂稱弟稱寡兄乃周公自稱俱非也蓋成王封康叔於衛而誥辭則周公述武王

之意奉揚父兄之訓以誡子弟詎可因此而遂謂武王封康叔於衛哉書經辨訓

丁巳郊祭

說者謂周禮分祀天地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然詩書所載皆可徵其合祀如武城庚戌柴望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畧地祇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詩言天而不言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召誥篇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註云祭天地也若謂牛二天一后稷一非

也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乎用牛二可見同祭天地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武城篇固云告於皇天后土由此觀之周亦合祀也況郊者交也以天子之精誠交於天地又使天地相交故議禮而主分祭非也書經辨訛

咸秩無文

註云無文祀典不載也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然周公告王肇稱盛禮恐祀典不載未必瀆祀即於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外權宜舉行一二亦不必特見於

誥所謂咸秩無文者當是咸秩序而祭之齋祓誠敬有孚顒若而無外飾之虛文也如此解較切書經辨訛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蔿之歌亦能以蹇諤為珠璣以仁賢為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

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亘數里靚粧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蓟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剥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於享者也易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日知録

力穡知稼穡

農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困學紀聞

不敢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困學紀聞

蔡仲之命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屏藩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决焉困學紀聞

未亂未危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困學紀聞

罔攸兼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摘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

急先務困學紀聞

憸人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爻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困學紀聞

學古入官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産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

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困學紀聞

風聲

衛石碏以義厲一國而甯蘧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困學紀聞

君陳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困學紀聞

孝乎惟孝

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此本孝恭句兄弟又句有政又句言惟爾能孝亦惟爾孝故能友兄弟以施有政其所以命尹東郊上繼周公之職者為此故也舊謂君陳本周公子

故以孝命之文極明順惟論語引書則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多孝乎二字而以惟孝二字連孝乎讀如云孝乎惟孝蓋言孝之極稱猶漢語曰肆乎其肆謂肆之至也按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如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勿言論語改作書云髙宗諒陰三年不言以四句作两句而以諒陰屬髙宗為句三年屬不言為句湯誥爾有善朕勿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改作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五句作二句而以罪赦自為句增帝臣二字而連蔽善簡心合作一句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改作所重民食喪祭以兩句作一句而去五教二字而自為句此皆改句改讀之顯然者故包咸在東漢末明見馬融鄭玄有古文註本而以孝乎惟孝作句讀何晏在西晉亦明見王肅有古文註本而以包註孝乎惟孝引作集解故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孝傳贊正值梅氏上孔傳之際無

不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亦曰孝乎惟孝忠為令德宋張齊賢在真宗朝奉詔作曾子贊亦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此豈古文尚書猶未之見而相嬗不改必以此作訛句乎亦曰此所引者係論語引書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自後儒作集註誤以孝乎作句致書文以下忽自作孝乎一嘆而後接以書詞引古者無此體矣徐仲山曰論語引經惟一詩云如切如磋二書云孝乎高宗餘皆不標所自其引詩如

巧笑倩兮不忮不求相維辟公思無邪唐棣之華深則厲誠不以富類引易如不恒其德君子思不出其位類引書如堯曰予小子履雖有周親所重民食喪祭予有亂臣十人類古文尚書究詞

庶言同則繹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

有容德乃大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困學紀聞

伯相

周人並建三公而以公一人領冢宰為相故後世曰宰相曰公相曰相公所自始至召公以西伯相則謂之伯相周書顧命篇伯相命士須材是也三國魏司馬昭以相國進爵晉王南宋義康以彭城王領相則當時謂之

相王荀顗謂王祥云相王尊重殷景仁客啟文帝云相王權重是也宋賈似道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則一時詔命又謂之師相而蔡京又自以太師領宰相令人只呼巳公相不得呼相公以太師是三公故耳秦檜亦然大抵宋世宰相皆稱相公凡使相亦稱相公惟以三公正真相之位者乃曰公相云金罍子

河圖

徐琰謂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為玉石之類非也陳之西

序有大訓陳之東序有河圖一也豈俱為玉石乎有謂河圖即伏羲時龍馬負圖之出河者亦非也伏羲至是千餘年豈有龍馬之背尚存耶此必彷其旋毛而以蝌蚪鳥跡之書臨畫之以傳於後者也焦弱侯又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未嘗云龜龍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創為龜龍所負之說鄭馬之流信之元人趙撝謙又謂蔡元定得之蜀山隱者此俱詭秘之言然此顧命所陳則必太古之遺筆耳說者又謂黄帝嘗夢兩龍授圖乃齋戒

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流負圖而進帝跪受之見日月星辰之象于是立星官則周之所陳或此河圖未可知
書經辨訛

大訓

齊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困學紀聞

吕刑

虞廷之刑官臯陶也而吕刑則言伯夷播刑之迪虞廷

原有五刑而呂刑則言苗民弗用靈制以刑二者俱訛矣解之者曰舍臯陶而言伯夷之典禮探本之論也至于苗民制刑則謂其作為虐刑爰始為劓刵椓黥夫謂其虐刑則可若謂其始為劓刵椓黥則訛矣劓鼻截耳椓陰即宮刑黥面即墨刑寧有創始苗民而後代相繼為法哉且舜既殺三苗則必革其虐刑今其刑不革固知劓刵椓黥非始于苗民也書經辨訛

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寃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讒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

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絶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日知録

乃命三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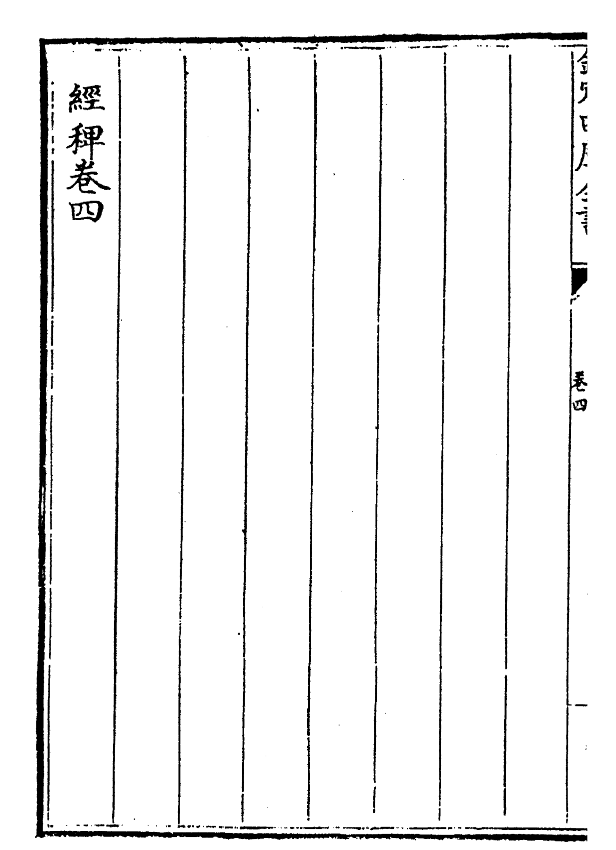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禍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饑困學紀聞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

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

而録文侯之命於書録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詞盤庚遷於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中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日知録



經稗卷四